

改變，發現陌生的自己

小時候的作文課，老師都會出一個題目「我的志願」，很多人寫：「長大後，我要當老師。」老師，在孩提記憶中，是除了父母外，陪伴我們時間最長的人之一，是我們最重要的模仿對象之一。而老師又如何定位自己的工作呢？高雄市一位黃老師參加福智文教基金會舉辦的教師營後，發願要給學生三個筒——第一個是手電筒，照亮他們的生命；第二個是萬花筒，不是教他，而是發現他，讓他成為他自己，專屬自己的萬花筒；第三個是寶貝筒，學生如果是鑽石，要讓他變成八心八箭，如果是黃金，要讓他變成九九九九！

很多老師參加營隊前，覺得自己孤軍奮鬥，透過營隊結交到一群杏壇好友，大家深知結緣不易，立即在社群網站建立群組，讓同組老師可以有相互分享的平台，也期許這力量可以繼續發光發熱，畢竟自己先擁有快樂人生，才能引領孩子成長。一個個老師，在營隊中翻轉生命，就意味著很多學生的生命即將改變！

教師營舉辦的同時，大專冬令營也讓很多年輕人「夢想，起飛」。警察大學林同學說：「在慢慢長大的過程中，會發現社會還有壞的一面，有時候在大團體裡，會不知不覺被壞的一面侵蝕或腐化，你會懷疑到底是不是要堅持自己善良的那一面？」林同學和大家互勉——當別人懷疑你，要你來適應社會，你要勇敢的跟他說，我是來改變社會！

不要怕改變，變得更好，何樂不為？一個長期在內地工作的人，突然豁然開朗——為何要離鄉背井、拋家棄子，過著流浪般的日子，只為賺取微薄的收入？想開了，決定返台與家人一起

品嚐人生的種種滋味。這個改變，帶來意想不到的體驗……開民宿，想提供客人特色餐點，就山上泥巴塑窯烤披薩；想用本土麵粉做麵包，就去種小麥；可是台灣小麥蛋白質含量少，筋性太低，不適合做麵包，只能做蛋糕。這些得之不易的本土小麥，還能做什麼？腦中浮現小時候歡樂記憶的麥芽糖，怎麼做？於是一段一段考驗，換來的是具有傳統風味的各式麥芽糖。來自埔里的吳信國，過著不斷挑戰的「手作」人生，與他相逢在「田裡有腳印」的一個週末，回味他說過的話：「事情的過程比目標的達成更有意義。」

找對的人，比什麼都重要。在台中科博館旁的植物園，和植物解說員同遊，透由豐富人文與風土民情的解說引人入勝，「說學逗唱」的互動教學，樹木與人之間突然就像久別重逢的老友。林投的果實，長得像鳳梨，陳鐵卿來段順口溜：「台灣真是好光景，鳳梨生在林投頂。」過去小孩子都會打陀螺，陳鐵卿又來段順口溜：「樟走、瓊號、芭樂釘死狗、苦棟仔車畚斗。」意即：樟樹材質輕，一打就跑；瓊仔就是烏白，很會旋轉，乃至發出聲音，所以叫「瓊號」；芭樂果樹材質堅硬，戰鬥力強，可以「釘死狗」；苦棟做出來的陀螺比較不穩，一打就會翻轉，所以叫「車畚斗」。一段話，道盡四種樹木的特色。

雲科大謝秀芳老師思索：「如何讓學生體會社會服務（課）的內涵，了解服務助人的快樂，進而提升自己的生命？」於是她選擇改變——把教室搬到農場，連續七週帶學生到古坑慈心農場學習，清洗鍋碗瓢盆、洛神花採摘加工、拔草、做畦……應用外語系廖同學說：「種樹時，有位同學覺得我們種得太慢，當他發現我們的土地又硬、又有很多石頭，而不是鬆軟的泥土時，才恍然大悟。事非經過不知難，所以下次開口抱怨或輕視別人以前，再多想想吧！」四十位大學生在農場那端，與陌生的自己相遇。這個學分，太珍貴了！

